石遺先生文集 上

石遺室文集卷八

侯官陳衍

與唐春卿尚書論存古學堂書

春卿尚書閣下前者張廣雅相國既設存古學堂於武昌旋管學部衍議請推廣各省省設一區所以存中國學問於萬一上備大學文科經科學子之選下儲倫理國文史學輿地教授之材所操甚約而收效甚大也今之議者曰國之所以不競者舊學有餘新學不足也既曰古矣焉用存又曰吾中國自有之學問皆古也未嘗亡何待存夫學無古今惟問其有用與否國之所以爲國一如人之所以爲人必有其本然之性質淺之爲語言文字深之爲風俗

道德而後政教施焉若一切受命於人悉喪其所固有國不既亡矣乎甯待種類澌滅而後爲亡哉且徒存此政行喙息之軀與芻豢之畜牧於人者曾何以異耶今存古學堂實一專門文學堂耳存之之意則是古之爲名則非也其主課分經學史學文學三門經學者人倫道德所從出而兼唐虞三代之上古史也史學者治亂興衰之故無中外古今而可缺者也文學則言語文章所以發揮其知識暢達其紀載抒寫其性情也名之曰古儕諸樂器金石書畫板本諸古物之列無怪來不學者之訶病百方欲去之矣然則所恃以號稱學子者有書賈編纂紕繆百出之課本爲教育之具耳以衍所見卒業試卷誤書譌字滿紙支

離不可句讀甚者點畫隨意增減偏旁信手配合莫辨其
爲何字如此尙目爲讀書有學問之人殆於不可但使一
省有一文學堂專習經史文字三年卒業得稍優者數十
人升入大學及用爲教授讀書種子可以不絕於中國是
在閣下力主持之若聽不學者之武斷滅裂則異日追原
其事必曰中國讀書種子之絕絕於閣下爲學部長官之
時當亦非閣下所樂居也目昧上陳幸恕其戇直衍白

與秦右衡學使書

右衡學使足下昔歲執手時連清言山川阻深歲月縣禠夔而不見思子爲勞矣比諗移官東止提挈嶺學褉報傳說訓飭學子之言如纊纑之施於頑童軍令之申於驕卒嚴至深痛夫何閒然自書契以來數千年之學術陵夷衰微至於今日殆不可捄僕以爲學之亡於下皆亡於上也公卿大夫以楞然無具之躬憪然居高位信口道說短長朝廷命之興學則遺識字不多之夫于于然往遊東國淺嘗輙返從而受命惟謹焉彼以爲周公仲尼之學之道皆不可以教學子也舉國學子非書賈編纂猥啚陋俗衆恎眊繆之言禁不得讀也乃至以叔梁紇之抶縣門爲郎孔

子之事以美哉禹功微禹其魚之言爲亦孔子之言學部奏定學章羅舉書籍乃至列文心雕龍於楚詞文選之次號爲總集數古文苑續古文苑於文苑英華之次稱爲卷帙浩繁全唐詩之下乃不知有全五代詩全金詩之上乃以爲有全宋詩大篆乃以爲卽古文下又列有籀文知有姚氏今詩選乃不知有王氏古詩選如此之倫未易悉數傳播海內外不亦羞朝廷而輕中國之士耶提學使之設徧於廿餘行省於今六年矣以僕所知仲弢殂謝子培歸里梅庵雅抱問學而三權學事不獲眞除確士邁往有志而萬里窮荒猛獠待闢自餘以素習帖括作殿體書未工者使舍其所好爲其所不好其愿者拱手聽命於縉紳先

生能指撝號召於鄉里者以求庇焉而不翹吾短其黠者
得此固有自來雖不職莫能誰何也此時提學使中向得
一足下焉吾安得不爲提學使賀然足下之與提學使乃
彼此相遇於不期之中非提學使之能得足下也足下勉
爲其所能爲吾雖不敢遽爲天下賀又安得不爲粵賀僕
竊不自揣屢齗齗於長官爲所憎惡老且倦矣行將歸去
負耒不知與足下相見何日北地早涼可親燈火稍盡其
慺慺伏頌起居不宣

與俞確士學使書

確士賢兄足下前月蒙惠書及詩二紙感氣類之離索述道途之阻艱勞者之情乃畀居者與之矣闕然久未報適從泰山歸公私文字塡委稍宜廓清而顧念深厚又非人人之言可率取而進之左右其異乎人人之言者不善爲辭方且怪犄駭俗使窺見者汗而却走故遲之又久而後敢陳之執事也學務之墮壞至於今日蓋有數端而無財不與焉自學院廢改爲學司外聽指撝於識字不多之畺吏內受束縛於抱守文法之部曹憑報告爲抉經之精握簿書爲執聖之權中等以上學校之長命於畺吏提學使不得過而問之也講師及各執事之人主持於居鄉之搢

紳先生提學使不得臧否而進退之也提學使者主書諾尸其名而已如其咎也誰職之乎提學使職之也學校之有獎勵弊在試卒業者全體而登第盡人而得官也人類之生智愚萬有不齊教育者繼長增高稍整齊之而已若中人以上之學問設爲科目使入學者或百十人或數百人學之半年無一黜退者焉學之一年無一黜退者焉學之一年有半學之二年學之二年有半以至三年皆無一黜退者焉譬之於走以五十里爲程或走五十里焉或走六十里七十里焉六十里七十里者固超逾常格矣其能五十里者則皆及格也然而力之弱者匪特六十里七十里之不能惟此五十里亦決不逮今之全體卒業者是無

人而不五十里也言學務者醉心於外國普及之名謂有
術焉以必致之也編爲淺而易知之言以教之立爲子弟
不學罪其父兄之法以繩之意非不美也然而行之數年
效如捕風鄉閭識字之子日見其少何哉學部長官惟奉
教於游學東國之學子以爲六經語孟斷不可以教也茲
事之然不且勿論辯今之學子非書賈編纂之書不得讀
其陋俗眊繆亦勿問也粗劣紙本册不及十葉直方不盈
六七寸直銅錢百有奇外國紙者册十三四葉直方不盈
七八寸直小銀幣三枚有奇窮鄉老屋農民之健有力者
終歲勤動以田人之田不遇水旱而分其半入俯仰數口
僅得粗飽冬寒衣僅蔽體將使市百銅錢有奇小銀幣三

故有奇之書以教其子弟不旬月又更易焉力能之乎以此之道而求所謂普及教育是猶南轅北轍終身而弗至而已衍不自量屢齗齗於長官爲其所惡雖舉足下之苦衷毅力應機立斷而殫精以赴者日鳴號於衆亦莫之動聽也足下爲所得爲姑盡吾力若主畫諾而職其咎吾知足下必不同於人人也衍白

復江叔海書

叔海足下來書本大著孔學發微之恉標舉貴公貴仁諸大義欲立會以發起孔子祭典於舉世耳食目論之時不聽積非之勝是夫何閒然衍以爲天下之大古今之遙未有其人其物不爲世所利用而可不陵夷衰微者三代以還世主往往尊禮孔子祀以太牢隆以王爵史從而大書特書之彼豈有知孔學之廣大精微哉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則必用稍讀書識字者彼稍讀書識字者皆自附孔子之徒也彼孔子者固刪詩書修禮樂顯之有五倫隱之有五常以綱維家國天下之局者也尊一孔子舉可以彈壓而鞭笞之矣漢宋儒出益紐合以緯書之三綱

臣之於君婦之於夫無可逃於天壤狡童狂且乃益利用其說而尊崇之而孔學何嘗如是哉自政體變易向之君爲臣綱最爲世主所利用以其說歸諸孔子者今非其時矣夫利用孔學之時本誤會孔學爲專主君權則安用孔學於不主君權後哉若夫祭祀之禮不講孔學則已講孔學舍禮經戴記莫適從也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鄭注采讀爲菜蘋蘩之屬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詩采蘋毛傳云奠置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奠異於祭用物簡薄不必牲牢矣後世尊孔子爲先聖先師宜入學時奠於學宮薄用饌酌祭以太牢者非禮也

慰羅掞東喪幼子書

掞東足下昨聞足下喪幼子詣慰以足下達者襁褓中物宜爲太上忘情足下覼述殤子生三日病七日化去中間氣垂絕體漸冰法源寺僧忽至爲兒施捄諸異狀而旣止又行言之兒尙戚衎以爲諸教異同亦無者見無有者見有而已昔魏默深先生晚年好佛寓杭州西湖昭慶寺一日坐客方滿默深忽起立出門降階若有所迎繼而讓坐欵接良久乃罷默深謂坐客曰頃阿難迦葉至客曰信乎默深曰人各有其阿難迦葉此吾之阿難迦葉也往者衎婦病垂盡肝將絕合眼輒呼二夜而止顧無所囈素洞哲理胸中不有鬼物浩然也在他人則骨肉物故者環而與

之語矣六合茫茫自無之有自有之無相與爲隱見有無者世人之名也八行星爲太陽系太陽又焉系蒼蒼者積气气外何所累世兀思不能究無以名之名之曰無外樹上有花花中有子子中又有樹有花有子以至於無窮無以名之名之曰有內釋氏之粟粒金身微塵世界又足詫爲大言耶故吾曰有無者世人之名也其知者固能造無以爲有破有以爲無也足下以爲何如

與姚君懿劉洙源論文集體例書

君懿洙源二賢足下前月接到孔教公會章程得二賢與孝覺諸君相爲料理至善至善衍在都昔本與名里中亦有此會惟歸里畏問世事與鄉人往來絕少已亥門人鄭星帆孝廉俾立分會而時局有變此事遂復躉閣數月來衍燕居無所事恐蚤莫塡溝壑生平無韻之文流落人閒異日有謬坿賞識摭拾旁匃而流傳之者必非吾意所願則大不幸不如擇稍雅馴者刊之餘悉弃去顧體例有急待商榷者自元明人有唐宋文十家八家之選有韻之文與無韻之文判若四瀆之不相入桐城姚鼐氏纂古文辭分十三類學者奉爲科律罔敢異議然箴銘頌贊詞賦哀

祭皆有韻者也其次第論辯序跋書說各類皆未有所以
先後之故湘鄉曾國藩氏易爲著述告語記載三門十一
類稍肅括矣然亦不無疑義以爲無韻之文首尙書書
首典謨則傳狀碑志所自昉也次則書事書專記人宜
傳志類禹貢則記事者也故記又次之奏議下告上之言
本於無逸召誥而洪範尤居前曾氏首臯陶謨惟謨首稱
曰若稽古與典同明是記載之體漢書徐樂嚴安各傳姓
名下止載上書一篇不及他事卽仿謨體尋常建議不於
朝廷亦於官府皆下告上又次之贈序本回路之相贈處
而實昉君奭乃同輩共處一地而贈言者鄭子家晉叔向
之與書則隔異地與書當次贈序之後序跋昉於易繫辭

書序詩序辯說昉於樂記冠義昏義之類則又次之祭文
昉於武成金縢之祝詞魯哀公誄孔子而後有哀誄與祭
文小異然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曰誄則周初已有當在贈
序下以其爲有韻之文移次於此賦始於荀卿非六義賦
比興之賦騷亦賦體當居末大旨以創是體者之先後爲
先後其他各類爲拙文所未備者可以類推未論次及之
也二賢稽古有素尤深留意於古文義法以爲何如願各
有所見以益我術白

與戴聖儀論大戴禮書

聖儀吾賢足下得來書及所著大戴禮集注十三卷忻慰無已此著惜不早告前撰太夫人墓志當載及此無負太夫人命女游學意也當世巨公未嘗學問末由識此宜其束置不觀秋暑未退不能多親書卷畧䌷一過敘錄前後數千言於孔檢討紀尚書諸家說外推勘大戴非小戴刪餘之本殆無賸義惟據賈疏謂大小戴十七篇唐時猶存疑大戴逸四十六篇卽十七篇在內此說未宷漢書藝文志言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言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似大戴八十五篇今所存三十九篇適與禮古經所多之數相合其餘則士

禮十七篇外止佚二十九篇而已然藝文志所載經自經記自記也志目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當作十七）篇又云高堂生所傳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宮此二戴之傳禮經者也至於禮記則藝文志所載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者是也百三十一篇中大戴占八十五篇尙有四十六篇爲小戴記似尙短三篇然二戴記於此百三十一篇不過去取繁簡互有異同非此疆彼界避道而行大戴之所有必爲小戴之所無也大戴之哀公問於孔子曾子大孝投壺本命非即小戴之哀公問祭義投壺喪服四制乎況明堂陰陽中庸說之類記固不止百三十一篇何必强十七篇之經以入記

耶且大戴八十五篇有經十七篇在內小戴亦有經十七篇又在四十九篇外不自亂說經之例乎賢研究有素尙望有以辨難起予餘𡚁紬閱後尙當續布衍白

與梁衆異黃秋岳書

衆異秋岳兩賢足下同日得來書所言有適相類者索居感觸聊復及之衍治詩四十年其始第以紀遊覽志聚散兄弟倡和友朋不過二三人皆寂寞無聞者二十餘歲出遊四方稍識一時賢儁然贈答至寡今所存詩年歲具在可得而按也三十餘歲頗究哲理以爲人之有生積氣所在氣盡則聲光隨之又何神之不滅沒世之名非已所與知也而胡愛焉若及身則猶有取耳向者林暾谷欲刻其詩恐人議其早計以商余余以此意語之詩與文所以紀事寫景說理言情也非爲之之久佐以讀書見事積理之多則恆不工工亦不至工且至矣乃欲知此事此景此理

此情者之利非紀之寫之說之言之者之利也然而不憚於爲之工且至者則人所不至者吾至之當其至之之頃意得甚也其有與吾所至畧相若而知且好之者意又得甚孔子所謂時習而悅有朋而樂孟子所謂獨樂孰若與人與少孰若與衆者是也昔有饞者人以飲食宴樂之則詼之曰至樂之事無如以美饌享客客自始饋至既飽譽其饌不容口饌之美誠不虛矣爲美詩文者殆猶是耳若夫雖久而不泯愈遠而彌彰固爲之工且至者所不蘄而其身既逝則譽之而不聞受譽者固無得也夫已氏謂一倡羣和者未必傳後而壽世夫後之傳不傳後者之事非倡與和者之憂而益非夫已氏之憂也足下以爲何如

復劉浃源書

浃源足下得復書論議至暢至允所云誄諞二物辨之既宷可發明鄙意所未盡許書二篆異訓絕不相蒙爲生者居前爲死者居後列敍猶可見也至謂文章源流在意義不在形須以鄙論賦非六義之賦爲未安而据毛傳登高能賦班孟堅西都賦敍賦者古詩之流及西漢諸小賦才數句十餘句者直四言詩尤爲精碻不易眞能助我起予匡其不逮矣夫疑賦非六義則王子淵之頌聖主得賢臣揚子雲之頌趙充國又何以區別於詩頌既有之賦亦宜然近在目前而不覺良可笑人前書已刊用復答此以志吾過衎白

石遺室文集卷九

侯官陳衍

考工記辨證敘

范書稱鄭君受學馬融以善算聞竊見鄭君注攷工記如加軫與轐之類閒有誤者賈疏又多失鄭恉鄭誤因以滋多國朝經師輩起羣然訾謷之然未之深思而遽不以爲然有不盡爲高密諍臣者衍作辨證三卷辨鄭者八條辨賈者十有九條辨國朝諸家者八十有四條抑又獻替之不容已者已

元詩紀事敘

唐宋金詩皆有紀事而元獨無錢竹汀先生病元史疏蕪欲采各家詩文集筆記小說改修元史恐違功令改爲元詩紀事事詳漢學師承記乃記合元詩紀事於元史藝文志統稱六卷潛揅堂全書書目已刻未刻均未著紀事之名惟近人陳揆稽瑞樓書目於唐宋詩二紀事後載有元詩紀事二册下注一鈔字据全目例鈔本也潘文勤敘稱揆歿書盡散翁文端以重價收其藏本僅得三四則元詩紀事鈔本未知尚在其中否也獨計竹汀先生博極羣書尤熟元事果如計厲二書之徧采詩林故實其卷數必裒然以數十計乃師承記所稱六卷除藝文志四卷已刻外

紀事纔二卷耳稽瑞樓書目亦止云二册何其少耶新修嘉定縣志云五卷則合錢侗陶梁所補言之意其爲書必專取關繫元史得失者與計厲二書體例迴然不同者也又嘗論之宋詩紀事廣收無事之詩且多采從本集者宋詩經明人棄斥畧盡吳之振宋詩鈔曹廷棟宋百家詩存才二百家樊榭以人存詩重在網羅散失故也至元詩則顧選初二三集及癸集家數已燦然大備今踵計厲後爲詩紀事當搜羅一代傳作散見筆記小說各書者不宜復收尋常無事之詩矣

重刻曉翠軒詩敘

唐以來年少工詩卓然成家者李賀外惟宋王逢原逢原十餘歲王介甫見其所賦南山之田詩大喜期可與共功業於天下妻以其夫人之女弟年甫二十有八卒時論惜之後數百年乃復見吾瞰谷瞰谷年方二十有二有詩一卷欲刻之患人議其早計丙余作敘余既爲言瞰谷雖少已屢躓名場作詩亦稍發舒鬱積烏可强遏爲者復念瞰谷力學山谷後山甯艱辛勿流易甯可慴勿可鄙吾友沈子子培謂其近體雜之廣陵集中或未能辨者可信也廣陵天下才瑰奇崛嵂力追韓孟次者乃儕山谷其輩行固稍先於山谷也后山學杜其精者突過山谷然粗澀者往

往不類詩語瞰谷學后山每學此類在八音中多柷敔少絲竹聽之使人寡懽若循此春夏行冬令則四十五十尙何詩之可爲遊淮北年餘所作數十首則淵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澀之境方滋爲瞰谷喜而瞰谷遂陷不測之禍矣余向於瞰谷惟憂其不得壽若廣陵耳然廣陵古詩雄肆强力非瞰谷所遽及而不壽瞰谷或反不然乃卒若此豈所謂生有自來其發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固休戚所系歟抑凡物之生成熟早則摽隕亦速無問其結構之實何如歟戊戌春在都瞰谷以余前敘未道作詩甘苦欲自毀前刻合幷後作使余痛割棄存百首再作一敘余諾之十年不忍下筆今乃忍痛爲之云

譯日本商律敘

爲其事而不設其律以待之者必其相恃之甚深者也相恃甚深之道施之相與有素者猶或失之況於貿易逐利之市場百出不窮之變態乎中國自秦漢以後始輕商人一切商事聽民自爲官不過問其經官者官以民律治之夫民律之不足以治商也久矣周禮獄訟聽於士師之屬而地官司市以下大夫爲之所掌者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其大治大訟市師聽之小治小訟胥師賈師聽之夫政刑禁令皆律也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不聽於士師之屬則固不治以民律也今商所有事其非民所有事者益繁於古而以治民之律治之則律所不載爲商者無所恃

以不恐商之智力且隨而俱屈商何由振南皮宮保稔其然也奏設商務局卽陳及護商律例創行商務報畧例第十二條令譯東西各國商律以備異日定中國商律之用今年變法奏議又言及之今館中所譯日本商律本名新商法其舊商法凡一千餘條以多與民法相複故於明治三十二年參酌各西國商法改正爲新商法共存六百八十九條近時日本新出商業各書間引舊商法然所依據者皆新商法也惟律意頗精深猝然譯之則數百條中相觸相背者往往而有又所言各種公司各種保險各種票券證券以及各種商行爲多中國人未經涉獵者然其書有要義二卷爲日本法學士丸山長渡所著述西川一男

所參助解釋最爲詳明總數十萬言每與東士河瀨儀太郎氏共譯此律一條一句之中有所未解或往復辨論至再至三以至於十數或更詳譯所謂要義者以發明之其不名新商法而名日本商律者所謂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意也光緒二十七年冬月敘

沈乙盦詩敘

余與乙盦相見甚晚戊戌五月乙盦以部郎丁內艱廣雅督部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史學與余同住紡紗局西院初投刺乙盦張目視余曰吾走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購君元詩紀事者余曰吾於癸未丙戌閒聞可莊蘇堪誦君詩相與歎賞以爲同光體之魁傑也同光體者蘇堪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自是多夜談索君舊作則棄斥不存片楮矣乙盦博極羣書熟遼金元史學輿地與順德李侍郎文田桐廬袁兵備昶論學相契詞章若不屑措意者余語乙盦吾亦耽考據實皆無與己事作詩却是自己性情語言且時時發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

事此他學問皆詩料也君意不能無動因言吾詩學深詩功淺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內外集而不輕詆七子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余曰君愛艱深薄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君乃亟讀宛陵廣陵明年君居水陸街姚氏園入秋病瘧逾月不出戸乃時託吟詠余寓廬相密邇有作必相夸示常夜半扣門函箋抵余至冬已積槀隆然又明年庚子之亂南北分飛此事亦遂廢矣君詩雅向險奧聱牙鉤棘中時復清言見骨訴眞宰盪精靈昔昌黎稱東野劌目鉥心以其皆古體也自作近體則無不文從字順所謂言各有當矣余生平喜檢拾友朋文字君作落余處者殆百餘首念離合之踪無定也特

敘而存之

海藏樓詩敘

蘇堪寫定其詩示余顧子子朋所爲敘曰子方草創詩話必有微言深恉可以敘吾詩者盍爲吾一長言之略如姜白石所自爲詩敘若詩說余曰諾且爲君默記往昔彼此之言雜書之以爲笑樂余與君治詩皆二十餘年相與商略爲詩亦二十年初時持論若南山秋氣之相與高所謂否不稍假借用輙引爲詬病回思足自哂然亦可見年少負氣不如今之老大頑鈍譽不喜而毀不怒也君詩始治大謝浸淫柳州乙酉歸自金陵訪余於西門街則亟稱孟東野詣君案有手鈔東野詩四冊題五言古數章於上有精語足資詩學出示癸未甲申詩數十首屬爲評品題以

詩題一五言古還之君乃以余詩爲精進時多過從夜談坐池旁樹下老屋盡兩三楹而去兩家老屋皆有池有樹未久君將往天津作五言一首爲別自謂似顏延之北使洛喜余送行兩五律誦於陳弢庵又喜誦余建溪數詩余次年入都都下所知有能誦之者客天津書來言北地曠爽詩蘊皆盡大抵作詩亦隨地氣山川秀蘊則觸處成吟原野袤延則搜剔難就云云寄示浮海詩出都詩今集中皆不存文人喜割棄少作未必其前盡不如後也己丑庚寅入都君寓可莊所及官學案上手鈔詩本有晚唐韓偓吳融唐彥謙諸家北宋梅聖俞王荊公諸家君詩已一變再變爲姚合體爲北宋服膺荊公而余感君言作詩盤鬱

往復於中者稍久其出之也必有自耐咀味者乙酉後渡海游臺北泝江游湖南亦遂變其前詩一日遇君與季直於縣馬市相將入浴堂君解衣探夾袋出殘稿數紙則游攝山詩皆七言余以爲神似樊榭君乃爲此君曰吾向未嘗爲七言去年始爲之自後相見常論七言君於七古嘗獨舉韋蘇州溫庭筠然亦一時興到語所作如大阪登高感舊示李芝楣登北極閣登周處讀書臺侯府懷陳幼蓮石鐘山昭忠祠郗超漢陽琴臺子培見訪湖舍等篇皆半山遺山道園之遺何嘗爲蘇州庭筠哉君每言作詩無深抱遠趣所謂不可適獨坐者固已若處處不忘是作家而不敢極其才思誠作家矣然終於此而已安有深造自得

之境其題晚翠集云云余故以爲至言非君莫能道者君
又言律詩要能作高調不常作可也余曰高調要不入俗
調要是自家語元裕之多是高調卻無俗調高季迪前後
七子喜高調遂多俗調東坡律句極少高調屬對每以動
宕出之此祕發於沈佺期王右丞極變化於老杜吳都賦
云嶔嵜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地之半七律中對要有此
二語體勢戊戌君來鄂所居隔一江歲暮約相督爲律詩
余言作詩起調不落凡近易結調不落凡近難君言作詩
用利筆易用秃筆難謂余寄弢庵送子培詩中有能用秃
筆者殆即書家折釵腳屋漏痕之說耳大抵詩要興象才
思兩相凑泊有惘惘不甘之情不自覺其動魄驚心迴腸

蕩氣也有自然高妙之恉乃使人三日思百回讀也李衞公白樂天東坡荆公山谷放翁遺山皆有自然高妙語姜白石文與可亦庶幾姜白石甚似孟浩然文與可頗類韋蘇州與浩然同時有李杜摩詰皆推服浩然與白石同時有尤蕭范陸楊皆傾倒白石白石如哭石湖寄誠齋等篇集中亦不多遇也又余嘗論詩爲友朋而爲者居多然往往有數友朋焉爲彼爲之常工爲此爲之不盡工豈其意之屬不屬如靈運所云對惠連輒有佳句歟然又有刻意求工而不工不刻意求工而轉工又所謂佇興而得者歟二者事理乃相反則或者其工力之至與不至不至者不刻意轉工天之事也至焉者意所不屬亦天之事意所屬

又學之功歟子培工爲詩而不常爲嘗言吾遇蘇堪詩思自生爲之亦多工弢庵詩爲謝枚如張幼樵而爲常工於他作蘇堪工者固多爲子朋而作者則尤工且無不工是數者於前數說必有合也君論詩宗旨可聽者實多以余妄見向多已合復離近來亦罕有所異同彼此亦垂垂老矣乃尋檢所存往來詩札及平日所言記爲誰語與不記爲誰語者皆書之以復於君壬寅二月十日陳衍敘

此敘本二千餘言中引證古人詩句者九百餘言支蔓太繁今悉節去以入詩話癸丑六月衍記

石遺室詩集敘

余作詩三十年所剩止此所詣亦止此乃分爲三卷刻之第一卷凡八年閒居及遊覽之作第二卷凡十有三年多行旅之作歌勞之思焉第三卷凡八年有悲傷之作詩與人亦俱老矣此後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七八年以至長辭人世當更得一卷之詩其詩境未知何如使得自放於山顚水涯幼時之流連景光覽玩物華意中有欲言而未能言者將如獲故物如溫故書焉不亦旣全其天矣乎

補訂閩詩錄敘

嘉慶間侯官鄭昌英茂才緝有全閩詩錄已刻者惟清詩錄自順治至乾隆而止其自唐迄明稿百餘册輾轉流落於鄉先生之家至郭蒹秋先生獨取明一代之稿刋之先生熟閩中掌故於原稿多所訂正成柳湄詩傳散附於各姓名爵里下其書改名明詩傳遂未著鄭氏之名而於敘中畧述源委後全書原稿歸謝枚如先生先生既逝鬻於武昌柯巽庵撫部余客鄂中久撫部稔余又與吾鄉林贇虞張鐵君郭春榆三侍郎雅故乃舉以還贈吾閩丁未三月余挈入都人事卒卒未暇理也戊申冬月鄉人官京師者羣促余任編訂之事已酉正月乃取而䌷閱之則殘闕

緟複舛誤失次蓋搜集未成之書也余維文教之開吾閩最晚至唐始有詩人唐末五代中土詩人時有流寓入閩者詩教乃漸昌至宋而日益盛若楊仲猷楊大年蔡君謨朱文公蕭千巖徐靈淵敖器之嚴滄浪劉後村謝臯羽輩或主持壇坫轉移風氣或獨開派別歷久彌新雖眉山雙井劍南之雄未能使掩緐而韜映也原稿於唐五代家數遺漏尚少稍補訂迻寫已足成書至於宋元則宋一代原稿僅百餘人補緝至五百餘人元一代原稿僅十餘人補緝至百餘人而後規模粗具分集寫定仍名閩詩錄云

夔夔堂詩集敘

特舟太守以蜀中名孝廉出宰吾閩循聲翕然且四十年乃累官至郡將與先兄木庵先生爲文章道義交者二十年方木庵先生奉母居烏石山雙驂園太守適宰首邑命其諸郎請業於木庵先生而吾鄉龔靄仁布政陳伯潛閣學陳芸敏給事陳可齋大令皆家居文酒之集無旬日無之時余方遠游數千里外未得與其盛也憶已亥十二月從臺陽歸喪吾季弟太守來弔始相識心儀其爲長者後遂別去不復得見惟於木庵先生所讀所倡和詩一二而已今年丹午公子來京師奉太守命以夔夔堂詩集問敘於余蓋木庵先生已歸道山太守守建甯年逾七十海內

故人相知於二十年前者殆不能一二數也夫吾閩詩教
歷唐五代而未大昌而名宦流寓之入閩中者多詩人若
常袞薛逢李頻程師孟以及秦系周樸韓偓崔道融江爲
之倫視中原諸州而無不及故其氣力風釆遂與黃滔陳
陶陳貺諸人相振蕩擩染於一時至國朝則櫟園先生建
滄浪詩話樓後竹垞董浦游踪偶及筠河河間使車一至
古詩人之流風餘韻百年來漸就銷沈矣太守詩才橫溢
繼武君鄉之船山童山則爲常袞薛逢李頻程師孟以與
黃滔陳陶陳貺輩相振蕩擩染者恍於烏石雙驂閒遇之
而使余懷舊傷逝於無窮也

陳仁先詩敘

唐宋以還能持不律屬字句者殆無不爲詩然可稱爲工者實不多有工爲詩者非獨其詩之不屑乎衆人必其人之不屑乎衆人也其結想欣戚無以稍異於衆人其有所言謂之能屬字句也足矣仁先弱冠登甲乙科爲部郎以言官徐補特科入高等能爲經濟家言性理家言公卿大臣多器之稍有甘利達樂高職之意與同時年少之子並驅先登矣皆棄不顧獨肆力爲悽惋雄摯之詩始爲漢魏六朝筆力瘦遠余慮其矜嚴而可言者寡也意有未足別去三四年相見京邸出所作一二百篇無以識其爲仁先之詩韓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黃之奇詩中自道所祈嚮者

皆向所矜愼而不敢遽即者也余以謂詩者荒寒之路羌無當乎利祿仁先精進之猛乃不在彼而在此可不謂嗜好之異於衆歟舊歲八月武昌兵事欻起仁先挈家人奉二親祖母流寓春申江上食指三百數居數月大困無以自存乃以書抵余闔中言自理其詩將刊之乞爲敘者累百十言何其困苦轉徙之餘拳拳之獨在此歟仁先鄂人也浩然子美襄美元章天下詩人莫盛焉至明驅馳中原主壇坫者猶有信陽公安竟陵黃公茶村清則君曾祖秋舫先生二百六十年未能或之先蓋鄂詩人之衰亦久矣然之數人者詩與其人各不同而負異於衆不屑流俗之嗜好則同也仁先非其人耶昔歐陽公序梅聖俞詩旣疑

詩能窮人又疑窮而後工吾以爲皆非也聖俞爲都官富
於詩豈眞窮餓能以詩自飽哉窮無定準歐公窮聖俞有
窮於聖俞者聖俞不窮聖俞惟不自窮故敢於工其詩自
謂窮則戚其窮不暇何詩之能工仁先旅食大困亦若窮
然然工詩固已久矣暫而窮即以坐詩非道也況今天下
旅食大困者萬仁先有一二工詩如仁先者耶故余序仁
先詩原其所以工又斷言其不受能窮之坐也壬子驚蟄
節敘

東越沿革表序

吾鄉人之著沿革表者有二一曰閩中沿革表仙遊王捷南氏著一曰東越沿革表閩縣魏本唐氏著王表之稱閩中沿閩大記閩書八閩通志之舊而已魏表之稱東越所以辭閩中之名以爲名之當莫東越若也其自序據周官職方氏鄭注閩蠻之別斷定閩屬荆蠻不當以稱吾東越落矣其謂閩吾東越始於陳置閩州隋置閩縣則不足以服陳隋漢號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地秦取百越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閩吾東越之過泰尸之矣山海經之甌居海中閩居海中爲閩字見經籍之始夫海中者四至皆海之稱吾東越之郡縣無居海中者廣之瓊州浙之定海玉

環則有之矣左氏傳曰寡人處南海孟子曰孫叔敖舉於
海南海皆屬楚地山海經之閩其無與吾東越必也職方
氏之八蠻七閩鄭注引鄭語閩芊爲證賈疏謂今本閩作
蠻後人轉寫之誤又謂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從分爲七種
故謂之七閩雖與蠻七八別數俱屬南方蓋散文則蠻其
通稱故爾疋但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郭注九夷在東八
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先鄭注職方氏亦但云東方
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皆不及閩對文則
曰蠻曰閩曰濮故左傳分羣蠻百濮職方氏分八蠻七閩
國語分閩芊與蠻閩芊蠻矣者言在閩之芊姓如蠻也且
鄭語閩芊上文曰芊姓夔越不足命也注夔越芊姓之別

國此自是一越逸周書王會篇之東越又自一越史記越世家楚威王伐越越始入於楚芊姓者皆在南蠻地越自在東方夔越之越隱東越吳越之越顯秦以百越爲閩中郡豈牽引夔越之越而致溷歟抑以越弁於芊姓之楚芊可稱閩越亦可冠以閩歟皆未可知也今魏氏歸閩於蠻勿任溷吾東越則固吾東越不可少之作矣故引申其說以堅辭闢吾東越者

榕城攷古畧敘

地理志剏於班史翔實一言盡之矣言古地理者不翔又無以為實也積各省通志成一統志積都會郡縣志成各省通志非其都會郡縣之人而為其都會其郡縣之書方言之異音異文傳聞之異辭鄉人紀載之未行遠何所執以然不而進退之耶吳郡志成於范成大新安志成於羅願剡錄成於高似孫姑蘇志成於王鏊武功縣志成於康海以及林諝之閩中記梁克家之淳熙三山志王應山之閩都記遷數之不能終皆鄉之人之為之也否亦宦遊久於其地習其語言熟其故老周咨博取而後得之故有徵文攷獻之志矣識大識小[illegible][illegible]患不宷決擇宷矣體例患

不肅體例肅矣采摭患不給采摭給矣推勘患不覈有一於此皆與於未善者也余少壯遠遊四方鄉邦文獻多所晻昧有詢焉瞠目莫對數十年來鄉先生號稱孰於掌故者間有撰述亦復語焉不詳近由林君雪舟識其族人葆孫出其曾大父芾庭先生榕城攷古畧三卷使爲敘首卷城櫓二卷坊巷三卷郊坰敘述綱要采書埘注證之名人題詠亦錄焉可謂信而有法已往者武昌柯巽庵撫部以所得全閩詩錄槀本百餘册歸余且謂俟此書刊成當更舉閩人著作鈔本十數種奉貽中多關閩掌故者迨詩錄既刊將寄撫部而已歸道山子幼又以兵亂轉徙此十數種者殆不可復得矣是著述一事有志者不必成有成者

不必善成且善矣又不必傳則此書之刋行又惡可不亟亟耶

說文重文管見敘

丁丑戊寅閒衍從事攷訂之季方治說文取坊閒重刻孫氏本屬先室人每字翦爲紙片小注屬焉分重文闕訓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叚借各類黏貼紙本采別部居不相雜羼室人獨取所謂重文者一册反覆諦究別購孫氏本自一至亥圜點一遍不解則翻閱段氏注本乃語余曰君治篆文吾治古籒何如第治古籒有待篆文者百之一二治篆文有待古籒者十且二三也室人讀古書時有神解善蹈瑕隙字書形聲義辨識豪釐宲人所畧往往洞毋毫硋會仌乖睹然情韻高遠雅好奇服不願爲人人之爲推究哲理於人天死生妙悟深澈以身後名易其自適之趣非

其志也日常把卷意有所得時弄筆札記之旋弃擲不愛惜所撰列女傳集解十卷蕭閒堂札記四卷然脂新話三卷詩古文辭長短句雜記各一卷此書一卷二百一十有餘解多蘦落糅孴然一條之中首尾畢具無未完之義理而敘列之不難也室人嘗語余近人治許斈有所撰箸惟段氏偁說文解字注其它說文義證說文句讀之類命名率省解字二字非正詞也吾此本專釋重文宜可單偁說文又吾名管郎以管見名其書在他人爲謙詞在吾直質言而已今言笑如昨墓木已新詩古文辭雜記列女傳集解稍已雕本行世此書辨釋之精如旁兩旁象滂沱形賊當从三或係𥫗籒周从及並及之意古从天及厚省誥从

祭省童从竊省卽其罪鞭象形尹與君同意及从廿聲殺
象田獵旗魣从丘丹穴之人智剛从石省啚从井用助法
夏从法梅棋乃兩字杻非杶古文棣非庚聲仁夷同意伊
非从古文死頪从兎聲光从古文疾愆侃侃言有口過涿
象形沬鉄廾陰从白雲開與閉互誤閔从弔意續非从庚
蠡象形封从之土艱从嚞省勞从營省以及旅霸栗色瀍
愼漢邕闞握義醯諸疑義皆如拂明鏡如啟秘鑰如鑄生
鐵如老吏斷獄折以片言遠追懋堂貫山近譬孫仲容古
籀拾遺殆未敢讓往君爲余跋考工記釆證甘苦所在燭
照數計余舉此報君君已一瞑不視矣悲夫際此國季荒
蕪季子畧不識字尤不宜韞而不出乃序而刊之衍亦著

有說文釆證說文舉例二書方之此作甚媿辭費矣壬子

重陽節陳衍重至京師書於面城寓廬

京師萬生園修禊詩序

余出都航海之二日停舟之罘始憶爲三月三日命酒历酌悵然久之是日也南則樊山樊君修禊于上海之樊園乙盦笏卿諸君會者十人賦詩皆用少陵麗人行韻北則任公梁君修禊於京師西郊之萬生園瘿公實甫書衡叔進印伯眴谷仲毅芷青秋岳寀平瑩甫伯夔亞蘧珏生公甫諸君會者三十餘人以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分韻余至上海既和樊山之詩歸里得仲毅瘿公書又次任公韻嗟夫以風雅道喪之日猶復得此可不謂盛歟昔者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所云羽觴隨流波是也厥

後溱洧之秉蕑贈藥曾點之暮春浴沂或取義於祓除不祥獨東晉永和癸丑山陰蘭亭之會流傳千餘載不衰彼顏延之王元長曲水兩詩序乃晻曖若不甚表著者豈不以右軍人品高尙其遺殷浩謝安會稽王諸書皆關大計初非嚴棲谷處天下事絕不措意然終不以簪紱易其老莊山水之抱故理解超越文字亦若乘風遠遊不可覊紲歟今歲爲永和後二十六癸丑海宇騰沸四裔交軼視永和殆有過之南北諸君子其未忘右軍經世之志與脫屣塵壒之本心者感遇不同所以寄託其感遇者同也余心儀右軍以爲孟軻氏所謂天民嚴周氏所謂至人去之未遠久矣京師上海皆十年久於其地樊山任公諸君子相

知之雅而二會適不相値能漠然無往來於吾心甯復心
儀右軍之人耶樊園之會樊山自有序任公詩而未序余
乃不竢其請而爲之

趙堯生詩槀敘

堯生豪於詩者也觀其詩疑若鎚鑿甚力而爲之則甚樂而易堯生少余十餘歲已有詩千餘首余所見二三百首清奇濃淡無不備也獨深嗜余詩刊本數百首能背誦其大半往往文酒之集觸類則舉似之聞者異焉庚戌辛亥閒京師同人結社爲樂遊覽題詠之作繁然堯生揮斥而成無攢眉苦吟之態議之者則以爲沙石並下有未湜淘汰而涵澄者余謂堯生蜀人也蜀中山水巉刻而所生詩人若伯玉太白東坡所爲詩不甚似其山水其似者轉在寓公遊客少陵玉溪山谷劍南諸人豈前數人者生長於蜀多宦遊四方故蜀中之詩少後數人者宦遊其地而詩

多歎然文與可唐子西韓子蒼皆蜀中詩人之著者亦皆宦遊四方其詩則與後數人相近今堯生古體極似與可子蒼而有時恣肆過之近體極似子西與可亦有似子蒼者而其甚肖蜀中山水則余雖未至蜀固可由少陵玉溪山谷劍南之狀蜀中山水者知之也堯生好遊足跡所至泰岱嵩高伊闕以及吳越平遠秀麗之區然其遊峩眉最久居京師思之不已宜其所爲詩載蜀山蜀江之青碧而出也嘗送眗谷之官蜀中頃刻成絕句數十首敘一路所經若放翁入蜀記然余喜之乞書橫卷則立增數絕句移以贈余其詩之工可喜其爲之之樂而易尤可喜也堯生亂後歸蜀余久要敘其詩者不敢忘而爲之

何必與詩敘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爲爲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嘗謂詩者荒寒之路無當乎利祿肯與周旋必其人之賢者也既而知其不盡然猶是詩也一人而不爲雖爲而不常其爲之也惟恐不悅於人其悅之也惟恐不競於人其需人也衆矣内搖必氣外集詬病此何爲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覺者己獨覺之人如是觀彼不如是觀也人猶是言彼不猶是言也則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己所自得求助於人者得之乎余奔走四方三十餘年日與人接而不能與己離不能與己離雖接於人猶未接也焉往而不困若是者無所遁於其詩也持此以相當

世之詩若是者百不一二其一二者固無往而不困也吾從林生狷生聞必與之詩識其人讀其詩與之言吾所覺者必與覺之吾如是觀必與不如是觀者或寡也則其於詩人如是言必與亦如是言者殆寡矣柳州東野長江武功宛陵后山以至於四靈其詩世所謂寂其境世所謂困也然吾以爲有詩焉固已不寂有爲詩之我焉固已不困願與必與勿寂與困之畏也

瘦晻詩敘

嚴儀卿有言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余甚疑之以爲六義旣設風雅頌之體代作賦比興之用兼陳朝章國故治亂賢不肖以至山川風土草木鳥獸蟲魚無弗知也無弗能言也素未嘗學問猥曰吾有別才也能之乎漢魏以降有風而無雅比興多而賦少所賦者眼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過言之有工拙所謂有別才者吐屬穩與味足耳若三百篇則朝章國故治亂賢不肖之類足以備尙書逸周書周官儀禮國語公穀左氏傳戴記所未有有之必相脗合其有不合則四家之師說異同齊魯韓之書缺有閒者也未嘗學問猥曰吾有別才也能爲之乎漢魏以

降其謀篇也首尾外兩兩支對拗體之律句而已前寫景後言情千篇而一致也微論大小雅碩人小戎谷風載馳諆定之方中諸篇六朝人有此體段乎綠衣燕燕有之耳微論三百篇騷之上帝諐下齊桓六朝人有此觀感乎滋蘭樹蕙容有之耳故余曰詩也者有別才而又關學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幾乎然今之爲詩者與之述儀卿之言則首肯反是則有難色人情樂於易安於簡別才之名又雋絕乎醜夷也掞東爲詩未久而以余所知有沈酣有年思力筆力未知其陷入而抉出者顧與之遊數年其有所作未有自以爲可不使堯生若余批捉而剔刮之者有以別才不關學之說進乎吾知其不敢聞也今年余自都歸

里揆東裒辛亥以前詩二三百餘首屬余從容晦日痛下繩削余不敢辭携歸數月乃爲删去九十餘首其存者又悉爲獻可替否而歸之復深辯儀卿之言以爲之敘

知稼軒詩敘

君常旣刊其詩數年復裒後所得者總而刊之問敘於蘇堪蘇堪請以屬余余適自都歸里過蘇堪海上蘇堪語余君常又督促甚亟乃言曰君常文字皆學蘇者也長公之詩自南宋風行靡然於金元明中熄淸而復熾二百餘年中大人先生殆無不擩染及之者大畧才富者喜其排奡趣博者領其興會卽學焉不至亦盤硬而不入於生澀流宕而不落於淺俗視從事香山山谷后山者受病較尠故爲之者衆張廣雅論詩揚蘇斥黃畧謂黃吐語多槎牙無平直三反難曉讀之梗胸臆如佩玉瓊琚舍車而行荊棘又如佳茶可啜而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則坦蕩殊雕飾受

黨禍爲枉亦可見大人先生之性情樂廣博而惡艱深於
山谷且然况於東野后山之倫乎吾鄉人之常爲詩者余
識葉損軒最先次蘇堪次弢庵又次乃君常而君常所常
與爲詩者弢庵與余外則有葉肖韓陳徵宇之數子者身
世皆畧如其詩損軒少喜樊榭繼爲後村放翁誠齋蘉屈
徵官以終差相似矣蘇堪原本大謝浸淫柳州參以東野
荊公余嘗謂達官而足山林氣者莫如荊公大謝柳州抑
無論矣弢庵意在學韓實似荊公於韓專學淸雋一路肖
韓徵宇則雅學后山獨君常才筆馳驁自喜中年以後時
時歛就幽夐然終與坡公爲近其閒有憂愁牢落託於莊
騷之旨者亦坡公之憂愁牢落也近作淸苦不怡遂足以

感召憂患中夜徬徨良久而乃釋君之於詩亦尙爲張廣
雅所謂坦蕩者勿過求幽敻爲哉癸丑穀雨節陳衍

劍懷堂詩草敘

吾閩詩人至宋而大昌至明而力足以左右天下風氣清則茶然以衰甌香雁水後莘田荔鄉以風韻勝檀河亨甫以才氣稱此外驅馳中原爲海內所指數者未數數然也今之人喜分唐詩宋詩以爲浙派爲宋詩閩派爲唐詩𣅜同光以來閩人舍唐詩不爲而爲宋詩夫學問之事惟在至與不至耳至則有變化之能事焉不至則聲音笑皃之爲爾耳唐人之聲皃至不一矣開天元和一其人一其聲皃所以爲開天元和也開天之少陵摩詰元和之香山昌黎又往往一人不一其聲皃故開天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詩之樞斡也廬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后山无咎文潛岑

高杜韓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之變化也子孫雖肖祖父未嘗骨肉間一一相似壹壹化生人類之進退由之況非子孫奚能刻意蘄肖之耶天地英靈之氣古之人蓋先得取精而用宏矣取之而不能盡故三百篇漢魏六朝而有開天元和元祐以至於無窮在爲之至與不至耳已舟先生以名孝廉屢困公車値天下兵革往來戎馬寇盜間中更悼亡劍懷堂詩悽惻者追莘田牢落者近亨甫身世然也因縱論唐宋詩離合之故非強以聲音笑皃爲者爲先生之詩敘

四朝詩史敘

往者辛巳壬午間余草創元詩紀事借人之書槀集終日翻閱抄撮元人詩本事外國朝人詩有本事者遇之尤夥思別撰國朝詩紀事既而思之凡人之情物之難得者乃覺可貴一友朋也日夕往還淡然視之千里契闊則悄然以思矣一文字也其人生存至佳亦尋常置之一旦化為異物則愛護有加焉詩紀事之體例在網羅散佚搜集前人評品多成於異代之手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國朝厲鶚撰宋詩紀事郭元釪全金詩中有金詩紀事周春有遼詩話亦其變體也其義既以事存詩以人存詩故與唐人選唐詩篋中極玄中興間氣河嶽英靈諸集必其詩之中

選者不同所謂物以難得爲可貴也若以國朝人爲國朝詩紀事則有難者矣三百年來作詩者衆其集之存與不存而存於他人選本者已不可勝數又夫人而爲詩話卷帙繁而不殺其號稱名章秀句益復不可勝數準前人詩紀事之例當盡采無遺也則數百卷不足以容之矣故逡巡而不敢爲也來京師識孫子師鄭云將爲國朝詩紀事後改爲四朝詩史斷自道光然合已逝生存者並錄之則尤浩博無際涯者矣既刻成甲集問序於余余曰君作詩話嘗謂余生平論詩至嚴則於君所爲浩博無際涯者又從爲之辭可乎君曰子言固也然吾有一譬焉外人每譏吾國無史學所有歷史史料而已吾所錄無以名之姑名

詩史亦史料而已以爲史則去取必嚴以爲史料則去取
之不嚴留以待後人之去取也勿終拒而不吾序矣君言
甚辯遂以余所見及君所言並書之

書海藏詩後

天地閒之至文雲與水耳雲遇風萬其變態水則聲容俱變故詩有六義風居首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覲其變也雅變於上風變於下天下之變急海藏善說詩尤深小雅余嘗聞其說大東矣喜誦離騷其音繁以厲唐人則柳州東野皆變雅離騷之遺也海藏往日之詩既如之矣而况於今日雅廢詩亡之後乎昔人之言衰老者曰形容變而語音存海藏支離突兀之故態變無復之滋可傷者語音變耳書之以訊讀海藏近日之詩者

望溪先生與李剛主書書後

望溪聞剛主子習仁夭卒貽書畧云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謷朱子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望溪此言似未爲知道詆朱子自是一事絕世不祀又自一事比而合之得無牽强爲者昔明道程子誌其子邵公謂賦生之類雜糅者多而精一者間或値焉則其數或不能長程子之言可信則修短乃氣數之事與義理無與故洪範九五福子孫之有無不與焉不然泰伯無子伯魚早卒顏淵短命春秋之賢大夫叔向無子其凶人惡德有賢子者甚衆楚商臣得莊王爲之子魯文姜有子季友

衞宣姜有子文公而堯舜子皆不肖文王爲父太姒爲母
而有管叔蔡叔霍叔氣數之事聖人存而不論故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自左氏傳有若敖鬼餒之說後世以無子
爲大戚者乃徧國中不知即有鬼神禮有立後之經無子
亦可有子况身爲賢者祀於學宮祭於社盡賴不絕世而
後祀哉望溪生平摯友如劉捷張自超皆修身善行未嘗
誣朱子而皆無子抑又何耶考望溪出獄即語剛主以程
朱不可妄誣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
鐫板者削之後將十年剛主子乃卒嘗警朱子至痛改而
尙不宥恐非朱子之意亦非天所以右朱子意也

方望溪書孫文正傳後書後

異哉望溪先生之亟稱莊烈帝也一則曰憂勤恭儉明察之君再則曰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三則曰以聰明剛毅之君獨蔽惑於媢嫉之臣身死國亡而不寤豈非天哉何其擇言之未審也傳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漢宣帝誅戮大臣史譏其察察爲明明於之數說者莊烈之爲人斷可識矣天下有蔽惑於媢嫉之臣身死國亡不寤而可謂之聰明可謂之明察可謂之恭與毅若儉與剛愎之剛則有之耳乃諉咎於天豈不誤

哉嗚呼明之君德幾於世濟其惡以至於亡矣莊烈垂死
猶言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歸罪於下絕不自
引咎即此已爲亡國之言抑亡國之臣誰實用之耶望溪
之論孫文正也謂公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
之宗社其才不世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而內蔽於奸
僉緩餉愆期掣公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亂公成
謀至大淩覆敗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而聽公引退廢
棄八年不咨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闔門就死蓋是時周延
儒溫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其論盧忠烈也謂忠
烈既亡中原土崩之勢已莫能馭逮延儒誅體仁罷國勢
已不可爲而繼起者復祖其故智嫉賢庇黨以覆邦家其

論黃石齋也謂公之事莊烈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
違卒之如公如念臺劉公窮於効忠之無路如孫高陽盧
義興孫雁門扼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媢嫉之臣相繼而居
腹心之地可謂於莊烈亡國之故洞見癥結矣而猶有恕
詞若彼者殆處惟辟作威之下於君道之闕不敢過於斥
言歟不然以先生之學識乃於聰明明察之謂辨之不審
若此哉

戴南山詩册跋

文字之禍之酷至明無復之貴竹陳松山給事纂明詩紀事所載洪武間被誅者視尋常所聞殆且百倍彼其人多微乎微者豈皆不畏刀鋸鼎鑊與生命爲仇哉卽有訕謗甯與於豪末之重輕必剔刮字句推究點畫周内之置於死地而後已抑何其性之不憚煩與人殊哉以爲貴天子威海内所未必加人者獨學問耳彼不我足則出以微詞才語恃吾之不學而不吾忌吾聽焉眞不學矣出身微猥者之自疑而毒天下至於如此外人主中國則可以厚集吾作威之勢者甯有讓乎但心同而貌稍異耳刻本南山集向嘗翻閱一過見其文字猶人何至於羅禍然所謂子

遺錄其命名蓋已無忌矣今觀此冊送其師張相國致仕者首章隱言其去之得計不必枉已濟人三章言不去之將得禍棄不義富貴乃以履險如夷四章言見幾不俟五章明致仕之不因衰耄毋亦過恃其人之不學而敢於昌言也乎

題劉松厂畫卷後

余不見莫愁湖十有餘年松厂爲寫此圖松厂知余愁也初松厂居金陵數年自圖此湖余題二詩意甚惘惘復使余舉生平詩爲湖作者皆書之松厂於是知余愁也又數年復至莫愁湖則松厂死矣松厂家貧賣畫自食仁先爲言學部長官俾入圖書局常作畫既余余招松厂飲寓廬廬舊秀野草堂見余念此堂則爲寫之宇宙之曠若此堂此湖載余愁而不往者皆將吾松厂是待也時世變易松厂竟夭天年此後復知余愁求諸微茫煙水閒者誰耶遂書此意寄仁先江南共悲之

安徽提督學政關防搨本題跋

漢官儀頗詳印綬制度大畧王公侯金印二千石銀千石以下至三百石銅印其流傳後世者若關內侯印盪寇將軍印橫武將軍印漢壽亭侯印睦子家丞印新遷長印皆官印也漢武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是漢印甚小畧如今印章故可常佩身上晉人言取金印如斗大者殆夸言之也小岑閣學提督安徽學政未終任學政改爲提學使將鑄新印銷舊印乃拓本臧之後人之視此本不猶劉原父薛叔器陸友仁諸人之視關內侯盪寇將軍諸印耶

書滄趣樓詩後

時世變易昔之詩人爲清有者今各爲其所自有矣滄趣先生則斷斷爲清有者也先生往者退居三十年詩益階有作必與木庵先兄商榷之先兄沒余偶歸里必以質余舊歲同在都門先生尙爲清帝師傅裒生平所爲詩使余删存圈點爲删數十首存六百首往往先生在坐余操不律存一首必再三問果可存乎密圈一句則若色然以喜豈余之臧否果足據乎何虛懷之至於此也與寒兄弟文字性情狎習之久痛癢所在知之較他人親切耳余屢勸先生以詩付梓久之謙讓未決余曰吾閩詩學至有清而衰先生清詩人之最後勁也不爲已詩計獨不爲清詩生

色計乎若詩之工力品格余詩話論之詳矣不復著云

侯官陳衍

爲人後者爲之子辯一

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一語案諸經傳無一合者其致誤之處可得而抉也春秋成十五年書仲嬰齊卒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

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歸父公子遂子）歸父使乎晉還至檉聞君薨家遣反命乎介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公羊此說何氏解詁即不以爲然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徐氏疏曰若爲歸父之子然故爲亂昭穆之序若後歸父即不爲仲遂之子故云失父子之親是注疏皆與傳文違異也春秋三傳左氏以長於事稱公羊以長於讖稱穀梁以長於經稱此經左氏無傳穀梁傳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

父疏也范氏甯集解曰父有弒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得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疏之罪由父故穀梁之義主於因罪而疏之顯與公羊不同安在其必違穀以從公也爲人後者四字本儀禮喪服經文其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所謂尊服者指三年之喪爲至尊服者而言指上經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三者而言父天子君皆至尊爲人後者服如是之喪服而已故喪服經爲人後者下並未言爲之子也以天子與君之喪言不必爲之子皆以尊服服之以士庶言爲人後者必子行或子以下行無弟行者內諸侯祿而外諸侯嗣故國君世及同於天子有傳弟者先王之世大夫世祿至春秋

乃世爵故公羊譏世卿於是大夫皆傳子亦有傳弟者此爲人後爲之子之說所由來實于喪服經文爲人後者四字外以意增出爲之子三字矣不知以弟繼兄言爲後則可言爲之子則不可後者對先之通詞子者對父之專詞也左傳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又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禮記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又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皆不必其爲子也喪服經爲人後者下賈疏引雷氏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可見爲人後者固不定爲之子也故下文但稱所後者不稱所後之父公羊因仲嬰齊不稱公孫而稱

仲疑孫以王父字爲氏嬰齊惟爲歸父之子乃爲襄仲之孫以仲爲氏似也然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襄仲莊公子文公弟仲非字乃伯仲也嬰齊稱仲乃叔孫季孫之例叔孫得臣叔牙子而春秋文元年稱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季友子文五年成十六年皆稱季孫行父若叔季爲字是父字可氏不必王父字乃可氏矣抑得臣行父又爲誰之後而氏叔牙季友之字乎左傳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又以爲卽公子慶父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無論魯之公子不應繫諸齊而公子何以稱孫旣稱仲孫何以至其子公孫敖轉不稱仲孫皆自亂其例也襄仲嘗稱仲遂猶公子友嘗稱季友或稱季子故仲嬰齊不稱公孫而稱

仲者以伯仲爲氏叔孫季孫之例非以王父字爲氏而必
爲歸父之子襄仲之孫也

爲人後者爲之子辯二

爲人後爲之子一語近人益不敢置辯者嚇於叚氏玉裁明世宗非禮論諸篇排羣經隳倫紀剛悍而不可犯也然乖謬之見立義實不堅叚之言曰凡受重者必斬衰三年與眞子同所以必斬衰三年者何也爲之子也案喪服經斬衰三年者曰父曰天子曰君曰夫則爲之臣者皆然爲之妻者亦然曷嘗必爲之子哉叚又曰其稱名將父武宗乎考武宗乎曰生曰父死曰考稱皇考何不可之有古者稱亡君必曰先君必曰先王必曰先帝如宋穆公稱宣公爲先君弟稱兄也案曰先君先王先帝皆臣民通稱先者對後之言而已叚欲求一稱兄爲父稱兄爲考之確證終

不可得也段又曰春秋僖元年不書公卽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案經文並無子字而傳文乃自發問曰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所謂其者曷指所謂稱者孰稱之則直不足辯之說矣段又曰天子諸侯以重之相授受爲父子所以敬天命崇大寶不則疑於天命已去大寶已墮國統中絕一死一生相爲授受夏始傳子殷有及王其道無二案既知有及王之名則大寶不墮國統不絕矣必亂厥倫序改兄弟爲父子抑何故也段又曰國語說幽王至敬王十四世其中桓王乃平王之孫當云十五世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其閒多兄終弟及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若泰

伯虞仲爲一世則僅十八世案父子爲世兄弟爲及對文
也國語史記之世散文也世世猶代耳及不能包世世可以
包及記事之書覈實其代數而已平王之子未嘗爲王故
不虛增一世叚又曰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衞子者何衞侯鄭之弟叔
武也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子般卒子卒子野
卒衞子陳子陳子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
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衞子謂文公子也二
十八年之衞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旣奔楚
適陳叔武攝位不偁君比於在喪未踰年之君故曰衞子
案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未成君之偁而已偁

子者必爲之子併小童者亦必爲之子矣夫人自併小童
又爲誰之子者子般卒子卒子野卒此與其君之子奚齊
自爲一例言其君之子也朱子衛子陳子又自一例言未
成君也叚既知子爲未成君之併叔武始終未成君成公
未死叔武並未爲人後尙何子之可爲故叚所自信立義
甚堅者皆其罅隙之不能自完者也

兄弟相爲昭穆辨一

昭穆之說始於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自始祖之後父爲昭子爲穆賈疏周以后稷廟爲始祖不窋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父子異昭穆相傳爲世兄弟昭穆同相傳爲及然既相傳矣恐其父子兄弟之序或有亂故以昭穆別之也使相傳盡父子無兄弟者則昭穆顯然不待別矣

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蓋指僖公爲禰閔公爲祖矣穀梁傳曰躋升也

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亦指僖公爲親閔公爲祖矣然何氏注公羊則曰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傳云後祖者僖公以臣繼君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曰猶子繼父曰亦猶祖明以父子譬君臣非謂卽父子也范氏注穀梁亦引舊說曰僖公雖長已爲臣閔公雖小已爲君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是二傳皆以譬義言之然猶疑屈傳從注也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證以禹之於鯀湯之於契文武之於不窋則譬義見於傳文者矣何以言之禹與鯀固父子矣湯與契文武於不窋則皆遠祖可知父

子之爲譬詞也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注以孫與祖昭穆同若以爲人後之故兄弟相爲昭穆則抱子卽抱孫矣祭統曰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以爲人後之故兄弟相爲昭穆則此羣昭羣穆亦相從昭變爲穆穆變爲昭乎若其不變則對此羣昭羣穆本在兄弟行者當升在父行本在子行者當升在兄弟行矣父子長幼之倫孰亂於此無昭穆孰甚於此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古者三十曰壯有室而後生子故世主父子言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皆同輩行相與之意故兄弟曰及不曰世若兄弟相爲昭穆則無世與及

之分矣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爲君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季子使而亡若季子不亡而兄弟相爲昭穆則當稱夷昧爲考餘祭爲祖謁爲曾祖矣有以知其必不然也

兄弟相爲昭穆辨二

兄弟不相爲昭穆考之經傳有得見其廟次之詳者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注據立武宮言立是以爲桓僖之廟毀而復立也左傳曰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也是以爲桓僖之廟未毀也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案二傳當以左爲正左所據者孔子之言也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而右社稷司鐸在公宮後偏左宗廟在公宮之左桓宮僖宮同在太廟之右故司鐸火踰公宮而先及桓僖也魯自魯公以後皆一代傳

子一代傳弟傳子則異昭穆傳弟則同昭穆周公爲太祖
魯公爲昭傳子考公爲穆考公傳弟煬公同爲穆煬公傳
子幽公爲昭幽公又傳弟魏公同爲昭魏公傳子厲公爲
穆厲公又傳弟獻公同爲穆獻公傳子眞公爲昭眞公又
傳弟武公同爲昭武公傳子懿公爲穆懿公又傳弟孝公
同爲穆孝公傳子惠公爲昭此見於史記三代世表十二
諸侯年表魯世家章章然也公羊傳亦言魯一生一及惟
惠公當春秋之始不遵先世法傳子不傳弟隱公爲穆隱
公又傳弟桓公亦爲穆故桓公之廟得居太廟之右也桓
公傳子莊公爲昭莊公傳子閔公爲穆閔公又傳兄僖公
同爲穆故僖公之廟得與桓宮同居太廟之右也若兄弟

相爲昭穆則由魯公而下數之桓公之廟屬穆莊公屬昭閔公自有廟屬穆僖公當屬昭不得與桓宮同居大廟之右桓宮當與閔宮同災矣定八年冬從祀先公左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杜注先公閔公僖公也穀梁傳曰從祀先公貴復正也范注文公逆祀今還順公羊傳曰從祀者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蓋閔僖本同爲穆而僖居上是時改僖居下耳可見是時僖公廟當毀而未毀而哀公時孔子之言爲信也其閔與僖同廟而稱僖猶隱與桓同廟而稱桓必魯君皆桓僖之子孫當時通稱如此也安有兄弟相爲昭穆之事哉

父卒則爲母辨

喪服經父卒則爲母孔賈異義據孔與經合與雜記內則服問閒傳無弗合據賈與經不合與雜記閒傳內則服問無有合者也案本經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之受鄭注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可知四升者父卒爲母三年之齊衰也閒傳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亦言父卒爲母者若服問三年之喪卽包父長子父卒爲母三者而言有期之喪自指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凡服期者而言並無爲母明文非如雜記言父卒喪母顯有明文也復自未嘗包母在內不包母在內者上既言三年之喪則父既卒可知父既卒則爲母當歸入三年之喪也不得誤解服問以轉疑本經及雜記也徧證經傳凡言則者

皆無可復待之詞本經下文各傳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母無服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皆母出後則然無可待者也又父在則爲妻不杖父在則然無可待者也又繼父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是同居則如彼不同居則如此無可待者也又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在則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無可待者也其他服問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皆不此則彼無可待者也又則帶其故葛帶云云又當事則弁絰往則服之出則否云云皆刻無可待者也何獨父卒則爲母必待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乎內則有故則二十三年而嫁鄭注

故謂父母之喪賈據以爲并云父母之喪者不止一喪必父母相繼俱喪然則閒傳父母之喪食粥云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云云必父母并喪然後食粥居倚廬不并喪即不食粥居倚廬乎至謂女子二十三而嫁必合喪父母年月計足然則先遭母喪後遭父喪爲母期爲父三年年數固適合矣設父母同時而喪與喪父而不喪母又將改云二十二而嫁乎設喪母而不喪父又將改云二十一而嫁乎設喪父初除服而喪母又將改云二十五而嫁乎故不得不舉成數而言二十三年惠定宇棪喪服經佮申賈說謂未沒父喪爲母猶期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當改論語文爲三年無改於父之喪而後可

南郊用辛說

郊之用辛魯郊與周郊同焉者也其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周始得天下行郊禮適遇此辛之日至也逸周書克殷篇云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武王在祀入燎於周廟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籥於天位注天位南郊上辛亥即下辛亥蓋四月二十三日周之始行郊禮擇此辛日故以爲吉日其後沿用之也此猶夏小至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後月令遂沿用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辛亥丁亥均六十日而後一遇建寅月不必遇辛亥建卯月不必遇丁亥故止沿用上辛上丁

也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始用萬未言用何日至夏始用丁日猶有虞氏夏后氏殷人之郊未詳用何日至周始用辛日也日以至之至至字本義所謂鳥从高下至地者是非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夏日至之至也

北郊尚右說

欲知北郊之尚右與否當先知周人之尚左尚右常禮尚左則變禮尚右矣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鄭注周尚左也據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宗廟在社稷上故居左此常禮也夫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本逸周書武順語文家效天質家法地周正建子天統文家也故從天道之尚左尚左者其常尚右者其變也昭穆之辨始於周人宗廟之內左昭右穆昭尊於穆也昏禮媵布席於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御袵于奧媵袵良席在東是夫在東婦在西面南者尚東即尚左也賓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

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此所謂左右者主人與客入門面皆向北左在西而右在東故入門而左者就西階入門而右者就東階左尊右卑故西尊東卑此皆常禮也若夫變禮則老子云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是也南郊昊天上帝神位南面天道也自用尙左之常禮北郊皇太祇神位北面地道也自用尙右之變禮以人道南面爲尊今祭者南面受祭者北面非變禮乎然則北郊配位尙右可無庸疑

社亦尚右說

有疑古人祭社神位是否北向者案周禮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社稷亦稱陰祀其禮當與北郊祭地畧同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孔疏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南鄉祭之社之神位既北面與北郊同則地道尚右太社位右太稷位左后土句龍氏位東西向后稷氏位西東向亦無庸疑矣

四郊迎氣祭天辯

鄭注月令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迎氣分祭五帝於四郊之兆季夏中央土亦在南郊之兆然月令於四時迎氣只言先三日謁之天子天子乃齋其日帥三公九卿等以迎於郊還反並無一言及祭者且還反者旋步即反義禮運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玉藻曰周旋中規折還中矩還皆同旋既曰還反則頃刻之間並未祭祀可知鄭必以小宗伯有兆五帝於四郊之文而下言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疑有兆必有祭然迎氣不祭亦必於兆也

侯官陳衍

次兒聲漸哀辭 有敘

光緒二十六年夏京師諸孽臣鼓煽拳匪與旅華外人作難不兩月京師淪陷吾次兒聲漸肄業天津北洋大學輾轉死焉嗚呼此中致死之由何其曲而毒也兒幼患目眚醫治數年右目翳開左猶微翳讀書甚強記學爲文清暢千百言十餘歲始課之爲時藝文如論說不能中繩尺則聽其爲時事策論之文歲庚寅余客上海製造局劉康侯兵備所兼爲方言館漢文教習兒獨喜西人語言文字欲入館肄業余以旁行書筆畫微細恐傷目力又未習吳語

西文教習多吳人未聽入丁酉蒙古鳳君儀爲教習乃令
肄業館中鳳君愛其用功勤猛試必高等未幾鳳君爲江
海關道舌人去教習則舒姓爲劉康侯所賤惡曰彼漢母
而洋父善英語不識漢字何如徑用西人欲去之旣而免
則削舒薪水益鳳舒憾之劉鳳皆善余劉卒余去舒遂黜
兒乃考入天津大學也在津二年餘將卒業而難作五月
余在鄂聞亂十七得兒初八書言匪最仇學生將攻學堂
馳書令急去學堂謀速歸二十晚洋兵攻大沽礮臺書已
不達二十四得兒十四書言已去學堂寄居同學袁姓宅
二十九又得兒十五書言匪甚亂欲走伯父博野聞道梗
奈何自是南北隔絕天津一帶已糜爛七八月間所知有

逃至保定順德者兒杳然八月全家回里九月余復至鄂南北郵政電信皆已達兒終杳然次年乃知聯軍入京師兒尙寓袁所袁有新婦洋兵將據焉兒爲說退之且曰敢爾當告而帥兵懼復來開鎗戕兒九月間事也嗚呼痛哉

辭以哀之曰

廬全死於王涯之宅兮盆恩赴乎孔融之難亂邦既昧於不居兮强暴豈獨力所禦捍汝雖非許友以死兮胡義形於色而執言之侃侃嗚呼哀哉

伯兄木庵先生哀辭 有敘

嗚呼吾一生至親愛之兄終吾身遂不可復見矣兄壽七十有詩二千首他著述析理精闢昭若發矇垂老出宰指拄拳匪聯軍閒三年爲大吏所倚恃事定心力旣瘁乞歸有廬一區蒔花木養疴與親故談話身雖羸老尙能爲文詞寫以細楷如是者三年而後言歸道山亦何所恨獨恨其至親愛之弟長大無狀年五十尙旅寄江湖不得日撰杖屨爲酒食如小時追隨誦讀燈光聰明鳥鳴花開胸中盎然有喜三十年來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僅於遊子言歸客路行役中會合數日至數十日相與談藝歌勞不能寫憂則解脫結習會心天倪以太虛爲室亦足悲

矣今春余奔仲兄之喪又喪第三子哀慟之餘與兄相呴濡若五十九日念兄積損已深無能久之理忍愛別去謂明歲當得歸相守勿出乃必不可得嗚呼痛哉强爲詞以告哀曰

吾生十年失父何怙兄也如父教誨字撫甯獨我躬凡我同父少時之樂未易悉數長時之別漸傷肺腑貧吾故物驅我遠去兄旣浙遊中返鄉土而江而皖而淮而滬而蘇而燕而宰畿輔適丁妖亂徧地猰貐蹙栗中宵羽箭旁午却徵百牢教買犢牯已空皮骨投劾高舉我從臺建沅湘申浦閒以徂燕遂落鄂渚萍聚星散三十寒暑其合彌樂其離彌苦其結彌堅其解彌拒兄歸三年直一炊黍我面

九旬瞥電風雨人生幾何閒此修阻餘生幾何禁此酸楚
茫茫六合誰復深語等身何爲萬本何補獨弦哀歌獨行
煢踽來生世世此事孰覩

澹庵鄭先生哀辭有序

前歲庚戌丑月澹庵先生五十初度余方自都過家從鄉人請爲壽言壽澹庵述余交澹庵晚一見相憐不自知所以然澹庵常以爲佛言有緣者澹庵以宿學入翰林未幾即翛然引去精内典喜與浮屠氏游中年屢遘傷心之故思以道力戰勝解脫蠶繭繳繞也里居以來商量舊學則主講鼇峰鳳池兩書院造就弟子千數新政興則長學務督法政學校總楚會籌自治逹心靜氣犯而不校稍異趣者久之亦釋然體弱善病用佛氏之旨慈悲爲懽喜泥水爲無垢道心戒體初不二物也辛亥九月余棄官歸一面澹庵歎惋之餘各鄉居間隔數十里以爲向日之相思不

得見數以書相勞苦謂吾二人會合非遠當奮迅赴機矯
逝不反顧者今已得當也乃遂以今年丑月十日中風卒
嗚呼哀哉乃爲辭曰
君好佛而余不信佛君善病而余健若麋鹿君早仕而家
居余未仕而已僕僕道途宜若兩人之異趣然自癸卯訖
辛亥九年之閒會面曾幾何時而摯若數十載之交期君
罕爲詩而爲我屢放厥詞君飲數斗我僅一瓻而相遇必
極飲而酣嬉君曾喪偶若二子而余亦同此悲君味道而
離嗔恚余哲想而棄貪癡君意漠而心慈兮貌腴而神悽
余方逌然喜而適然疑羌萬水與千山兮逝垂老而暫依
窮玄旨於天地兮會昭澈乎淵微琴方調而絕絃兮酒至

口而覆卮書載展而燈燼兮夢將圓而閶荒雞舟造門而
廬空兮月正來而雲蔽虧之不寶嗇於旣往兮何所襲積
於來茲胡有緣之止此兮能不涕下如綆縻壬子人日姻
愚弟陳衍撰書

朱芷青哀辭并敘

嗚呼吾芷青之賢知芷青者無異詞也吾長芷青且三十年而哭芷青吾別芷青才二十餘日而哭芷青吾之悲何如也芷青於吾將別詣吾較數吾之別於芷青較難隱然若知其不相見也者而吾曾不爲芷青少留此吾所以尤悲也丁未三月吾承乏京師大學經學講席經學非校中正課諸生科學繁攻之者蓋寡五月考校吾第芷青卷居最次梁仲毅喜二子好學有得招同來集知皆能詩甚相與詩每若悄然以憂者八月吾喪妻自是悲傷無俚二子或旹至談藝既畢業芷青入學部爲官仲毅出關客瀋陽詩益婉摯芷青則幽悄如故戊申吾兼就譯學館講席得

黃生秋岳曾生次公皆從吾言詩次公尤工詞秋岳工駢體文史論皆善芷青計吾居京師數年數子者文酒之樂無旬月無之其後蘇堪至益以昫谷掞東諸人會合尤盛芷青姿性醇粹喜積書有錢則日游海王村書肆吾嘗標舉其鄉先生犨石齋悅親樓之集及黔中鄭莫二先生集厰肆不易得芷青必求得之知吾未有郘亭集別購以餉芷青喜獨遊不則必偕仲毅嘗大雪弢庵邀吾與堯生昫谷登江亭遇芷青獨立雪影中良久乃去堯生極神往之芷青博覽羣籍治小學尤劬而爲詩絕不驅使書卷又罕爲古體長篇吾常不慊於心以爲芷青雖喪母喪幼女善病然年富有聲官祿及教授所入足養老父不當終已言

愁嘗以語林唯剛與秋岳因采其作入詩話欲其多爲古體詩發舒才思前月吾將出都朋好相屬飲餞芷青仲毅秋岳多在清明日吾約三子城西看花遂上江亭三子假僧寮退筆濡吮各賦七言律送行芷青仍有悲呻語吾和詩戒勿然因言吾初登此亭至今三十一年矣仲毅年方三十芷青少一歲秋岳又少七歲當旹皆未入世吾焉得不老敢知後此尙共此集乎然諸子來日正長吾道賴張王無窮也覺是日樂甚就道之晨芷青來送吾曰山谷有言百書不如一面吾不謂然一面宿不樂過去則音塵不留寓書固不得面然留存舊札翻閱之過去皆見在也吾輩當勤緘札芷青至以爲然而奪之者遂並此而剗絕之

矣嗚乎酷哉强爲詞以哀之曰
芷青有父垂白於高堂芷青有婦斬然而縗裳方挈幼女留滯於故鄉東髽擗摽殷闐於壞墻此早逝者所賫恨已極人世之悲傷而斯人之竟夭尤百身以莫償其質縝密而純淪其行婦好而易良其容愨儉而修輔其神禫神而端詳孳乳之書八異乎蹏迒獨逸之文無非而旁行副墨之子罼牢而荒唐之子之學旁爛而亡疆矧道喪而文敝夷交侵而詩亡方孟晉以追羣參魁嵬而翱翔迺純終之領聞已彌彪而鏗鏘痛吾道之失恃摧百夫之禦防呼祝予而沾袍慽吾言其倀倀癸丑四月陳衍書

石遺室文集卷十二

侯官陳衍

小池賦有敘

昔唐代文皇禁苑有小山之作北周開府江關有小園之篇柳河東之記小潭畧同鈷鉧楊弘農之志小沼匪備瀺灂斯皆刻畫小言描摹小景類沾沾之自喜豈沈沈之夥頤余有數畝敝廬介在城市背倚閩山之麓面當烏石之峯藿靡盈庭羃翠枕煙之莫辨婆娑嘉木豐尋盈尺以偕來然抱洄道毬砌之懷乏窊樽杯湖之趣有激流植援之意非郊居陸沈之所此小池之所爲鑿也

爾乃西軒之偏南榮之前兩宇對望四阨垂邊室度五几

瓦翼卅椽牖甫上以見日庭坐井以觀天篁塞鋪以蔽虧欄面勢以回旋窗施槅而氷紋壁安門而月圓幕翻風以披披簾隔雨以潺潺聞承霤之淅淅思流泉之涓涓乃命土工相乎庭中周堂下爲四至絕瓴甋之交通如井榦之甃積纇方明之中空階不留盈尺之地沼俾成不日之功乃闕乃鏟爲汙爲汪非湀辟之成洼恐渟涔之名潢㶁有無於冬夏瀸否見於雨暘匪漚麻之使滋已瀎滓以如漿等郁瑕之靚惡豈浚洙之善防補滲漉之下漏無桔橰之氐卬求一鑑之止水藉一勺於坳堂泉之竭既自中池之竭必自旁何檻脈之伏流若秘鑰之待啟歕玉湧金欲液吐髓豈覘視之能通遂血理以行體始測深之所至疑澤

下於尺咫繼窦忽以沝㐬恍涫灪以趵沸汩汩然來盈盈
有瀰流澌忻田水之聲矕瞀陋井華之泚其割塗也若杍
以行澤其剜泥也若載之乘橇其行水也若量以豆區釜
鍾其㪷水也若合於溝洫畎澮其爲狀也輿以象地窦本
訓堪準中庭之明月印水影於虔潭滅於維摩之丈室廓
於新都之升庵蘸橋門而車輪生稜周四角而回文開函
揜明鏡而割圓設棋局而手談枕合方牀褥宜方錦扇方
麯而奉揚杖方竹以踔踸製方袍而井井岸方冠而廩廩
囦爲句矩之形玉記方流之淊平分爲丁字之簾五分爲
亞字之欄四分爲卍字之齋九分爲井字之田本陳季常
方山之傳寫元道州惡圓之篇流杯舟行墜葉帆側湔㚇

而一水紅洗硯而半塘黑銅瓶瀉而漲增羽扇揮而風亟
建瓴下而飛瀑長抱甕頻而潨痕刻一簣成小孤之山拳
石聳浮玉之色危欄仰岳陽之樓斜桷跂黃鶴之翼短几
設而天台之橋橫屏風張而匡廬之峯直盆花落而境訝
仙源苔衣生而春來澤國雨泡繁而浪打落葉燒而霞艷
夕燈上而月出茶煙聚而天墨蕉心展而峽雲暗燕尾點
而波紋織熠燿爲籪蟹之火蛛網爲捕魚之罾孑孓譬諸
游鯈蜻蜓儗諸鸂鶒其廣維何兩臂曰尋其徑如之洒然
四潯伸臂曰仞仞爲之深馬曰龍而恰渡車軌前而策臨
凡此皆度以周尺實吾池之所浸淫鑿坏無戶窟室無頂
清涼含八尺之風漪縱橫敷八磚之日影衣可覆以水田

瓻無煩乎修綆非舟可砌匪石能砅視雙角井而倍之半
丈八溝而du矣嗟夫莊叟濠梁天隨漁具終南有滌煩積
潄之磯金谷有水碓魚池之趣洗鉢即水繪之園藏書即
夫于之庫然而剪刀已沈鍜竈已去摩訶不遊影娥不駐
留仙非繡嶺之裙昆靈無羅襪之步杉槽匪流香之渠佩
璜豈阿谷之渚春波罷照夫驚鴻積水何來乎鷗鷺銀河
則脈脈牽牛碧海則沈沈顧兎古井不起波瀾神山要求
烟霧洗頭探華嶽之盆濯足傍榑桑之樹

竹贊

矗矣此君非草非木直躬矢榦虛心窾谷骨鍊青銅膚磨
碧玉肉力多筋節目約束比德君子制行士族日藃風厲
雪虐霜肅柯堅矛戟箬礪鋋鏃嚴凝義氣天地所毓西南
肇始節笮亭毒及其仁氣盛德養欲西母日下北戶觚竹
箘簬篠簜億兆萬簇圓神方智著篳枚卜篾柔繞指梃剛
刺肉亦舌亦齒亦斷亦續黃鐘萬本隔八生育笙管繁會
節節足足不律之操篆引籀讀箋簡篇籍充棟折軸弧張
竿揭土飛宍逐厥角戴牛匪貢使鹿制器利用難數更僕
微生秉氣甲丙是屬箬筠藥物胎萌果腹纖簟冰體造紙
削牘性命飢渴水火菽粟凡在竺好恆濫鄙俗蔣山王樓

蘇窗高屋周坡吾房清風謖謖觀止奇才仰止高躅

侯官陳書

先王父家傳

吾家世農夫也自泉郡遷福州蓋五傳而至不肖始遷祖諱奇珍康熙初以軍官歿行閒檢骨歸葬生我高祖諱宗聖居治之水部門外終身不數入城日與父老話桑麻無是非於心年七十餘終生我曾祖諱相貴中歲歿於外我祖年十六踉蹌千里囊負父骨忍凍且餓幾踣於途然後歸家壁立無片土把茅依於母氏以寢厥後閒關行旅銖積以養母母方得食即不忍人之不食悉尺寸散去公卒屢空然以母所行是三娶而及吾父所自出之祖妣已年

逾四十矣同母弟一人性伉暴稍觸卽矢發公嘿息伏俟
其怒已卽下聲色呼與共食評量旨甘使渾忘之謂妻子
吾門戸薄鮮兄弟渠亦無他但性直爾輩宜知大義勿以
戚我老母弟習於兄之化漸亦無囂淩氣母老常病輒遺
汙衣裙居旁有劍池者公親持往滌卽滌卽嗅恐潔弗至
及以衣母又步其後竊牽衣聞去否疾甚憂之一夜鬢盡
白居家嚴毅晩育吾父才八九歲卽正色以臨曰溺愛失
性庸愈於無子乎閒畜婢僕所任外稍爲子弟能爲者使
分其勞無事學書自娛書法端健有古名家風少更多難
廢學後稍稍涉獵爲文下筆千百言散朗頓挫神與古會
今所藏尙十一二又嘗視吾父讀而喜卒以家徹垂老去

鄉井自知不歸乃條巨細爲一帙以遺屬傷哉公美鬚髯
甚自愛惜歿日正席整衣自結其鬚而逝同行以喪聞公
諱起龍

先君子行狀

先君子早歲失怙迍邅中磊磊自立表裏坦然不欲嫡婀
世故故常不合家居端儼竟日危坐把卷罕惰容與家人
言上下古今罕譬而喻期於明大義而止夜漏三下乃已
未嘗稍涉禍福鬼神及一切謀利計功之說兒女輩耳目
擩染粗通意旨翹然異羣反爲親戚庸常恠笑閒涉藝林
並求實用自醫卜星占堪輿以逮律曆制作罔不貫通大
意而於數命吉凶趨避雖知弗信時與術家辨難一歸於
盡人事循天理晚於儒先心理諸書發明尤切遭世詬而
不悔不孝生二十八年未嘗一日離左右先君好談往事
一言一動歷歷在心目閒忍死坐念憶則書之鉅細先後

絕無倫次
雅愛蒔花木手自灌漑栽石葛蒲淩晨添泉拂塵去其枯
敗
性寬和而望之儼然家人戚屬接以溫溫終嚴憚而不敢
放有所不可斥不恕尤不怵於勢位
淡泊於嗜好不強制自忘金石圖畫閒蓄之嘗客浦城二
載浦中梨甲天下有詢梨之美者先君莫對
惡觀劇撂蒱尤切齒偶女賓集家人姑酬之雖弗訶情殊
不懌不耐飲一盞即頳顏面晚嘗欲尋其趣思以活血氣
然子弟醺然至前必不假以詞色
居常早飯後即觀書不啜茗無煩使令寂不聞聲過者不

覺室有人也三鼓後始寢毋反側一夜一轉面有終夜不轉者息不聞聲

書法不求工而自及於古即草草數行亦自成章法今所遺尙盈篋及所藏書多加評隲者

不好逆億待人常以直道隔室之語曠若不聞而偶一流示又若洞見底裏令人爽然不孝知先君寔無心也

晚年於天道往復之理信之愈篤出門見一事聞一語輒有解悟夜閒家人環坐爲詳述而申說之不孝亦時進管見先君或然否之不孝即歸寢與先君榻僅隔一板壁枕上猶呼與言不孝倦輒先寐先君不知及更端莫對先君始笑而罷次日每謂之云

好揚人善後多不掩終不悔少年即欲覩老成有某公謂
先君爾大壽相好從老叟游
教子弟嘗於源頭上開導賢不肖皆天不欲爲責善以致
處室相呶抵
惡僧道從無誦經設醮之事而禪房花木不廢游賞撰碑
弁序時樂爲之蔬果之餽亦不拒焉
先君氣概恢廓高談驚座苟與先君交無不傾倒常客漳
南漳俗重信義人多自愛其搢紳先生得先君如宿契則
皆千里心印重寄不疑古人云一紙書勝十部從事信有
是情矣
先君値先祖先祖妣諱辰哀哀承奠祭之前後日思其飲

食思其笑語故不孝等洞悉前事也
咸豐丁巳粵寇陷建甯按察使趙公印川督兵進援引先
君叅戎幕趙公起乙科而歷官悍俗好殘殺先君思力拯
之鄉兵偵客以爲盜也將强殺之已厲刃矣先君望見奔
赴爭之亟始舍忿釋活三命溪行尸下如積先君立船頭
罄囊中錢募撈揜岸旁
先大父歿於建甯官舍先君年十九聞喪奔赴去輿步行
霜雪泥濘中到日殯於郭外張睢陽廟側日奔殯所號對
忠魂像作厲鬼狀青面切齒先君方痛抑無所控告恨公
之不起語以故荒郊孤影了無恐怖
癸亥不孝館於城南梁氏主人新寡孤子九齡五齡先君

深爲惘惻戒不孝毋怠所事月不一二日歸暮年寡交游
思得子弟侍晨夕不孝數日未歸輒忽忽尠歡稍滯則又
速使去暇日臨視館中撫問諸學子主人名家女知禮法
立帷後聞起居先君引喻大義諄諄勉其志臧獲輩亦知
先君正人云

王太宜人七十壽序

當世士大夫爲親壽乞言以張之匪惟能誕士大夫其親必賢有足書者抑古人所謂顯揚其親人爵不可闕也書貧且賤於邦有道時耻孰甚焉焉足以揚其親耶故弗乞言然念吾母吾所知見者尚不後於人至僅以言著之尚有所不能罪又甚焉故奮然述之張於客座以告吾友之知我者吾母家世式微年十八歸先君及事吾祖母祖母温太宜人連喪二婦躬自操勞憊甚肝疾脹腹旁如大柚必得人摩之使中作聲痛方止吾母來以六月外室治酒食宴客祖母疾發吾母卸新粧揮汗摩至晚祖母自此疾不作逾年產書母操作則祖母抱之書跳墜至地祖母無

如何母袓之操作家牛皮箱四先嫡母嫁具也中貯東洋
蠟燭三數枝至發香母窺之始知家貧毫無怖意後每以
告書自笑騃也先君冬十月尙着葛褌門多長者車高談
驚戸牖至夕無燭映月坐除夕不名一錢賖市負十千無
以爲計周走廊間母不以告聞隣媼嚮婢有餘錢私干之
假十千方以告先君先君付市人立盡買猪肉一斤度歲
祖母不勝喜也祖母棄養先君豪益甚愈不問生計日手
一卷書坐小榭出門赴友人談夜歸輒四鼓母候門少睡
卽黎明起操作叔鶴林公少孤爲滿洲記室早起卽出母
啖以粥一帽合付質庫者數矣叔一手托以行母視而笑
連產弟妹二十年得七人先君且老母始知憂書館於外

家一燈三弟讀竟婦及三妹偏女工旁坐先君中坐讀書
從館中歸母已先睡及先君與書談論義理母中夜醒先
君笑謂汝母夢周婆纔去其實母晝倦實甚先君不飲酒
家無酒具諱辰餘卮酒輒以作醋不知母實善飲晚歲兒
輩始覺之至多不醉近日以多病亦不敢進也先君不慕
榮利而盼子成名切先君殁僅書作一秀才厥後母數見
四子捷埸屋雖喜未嘗動色爲先君傷也中年以前極嚴
厲婦憚母逾於翁晚年慈益甚而家風漸侈母心嗛之而
無如何書猶悚息不敢縱以受父母訓久也點燈至二則
惜之今且八九矣先是叔年三十未成室先君憂之母勸
舉債爲叔買妾叔又不永年妾亦無出母常恨無以慰祖

母地下至今言之戚然三妹有母風從人人皆道其賢而皆不壽少弟新亡弟婦依於母母爲我七人勞瘁五十年老不得力如是天下惡用子耶其敢靦顏叩首於搢紳先生之前乞言以壽吾母耶所以書之者實望一二執友知吾母之憫斯見書有不肖舉動大聲斥之曰書爾忘爾母之勤劬耶則應曰不敢忘庶幾寡獲罪戾以無辱其親君子之愛人固如此夫固如此夫

24